

溫病條辨

卷の

溫病條辨卷四雜說

吳 塘鞠通氏著

汪瑟菴先生參訂

微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汗論

陰陽配對 疏發致汗 之由與不 汗之由與 不可汗之 由二千餘 年以來不 斷之疑案 至今始定 汗之由可

汗也者。合陰精陽氣蒸化而出者也。內經云。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蓋汗之為物。以陽氣為運。也用以陰精為材料。陰精有餘。陽氣不足。則汗不能自出。不出則死。陽氣有餘。陰精不足。多能自出。再發則瘵。瘵亦死。或熏灼而不出。不出亦死也。其有陰精有餘。陽氣不足。又為寒邪肅殺之氣所搏。不能自出者。必用辛溫味薄急走之藥。以運用其陽氣。仲景之治傷寒是也。傷寒一書。始終以救陽氣為主。其有陽氣有餘。陰精不足。又為溫熱升發之氣所鑠。而汗自出。或不出者。必用辛涼以止其自出之汗。用甘涼甘潤。培養其陰精為材料。以為正汗之地。本論之治溫熱是也。本論始終以救陰精為主。此傷寒所以不可不發汗。溫熱病斷不可發汗之大較也。唐宋以來。多昧于此。是以人各著一傷寒書。而病溫熱者之禍亟矣。嗚呼。天道歟。抑人事歟。

方中行先生或問六氣論

原文云。或問天有六氣。風寒暑濕燥火。風寒暑濕。經皆揭病出條例以立論。而不揭燥火。燥火無病。可論乎。曰。素問言春傷于風。夏傷于暑。秋傷于濕。冬傷于寒者。蓋以四氣之在四時。各有專令。故皆專病也。燥火無專令。故不專病。而寄病于百病之中。猶土無正位。而寄王于四時。辰戌丑未之末。不揭者無病。無燥火也。愚按此論牽強臆斷。不足取信。蓋信經太過。則鑿之病也。春風夏火。長夏濕土。秋燥冬寒。此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經言先夏至為溫病。即火之謂。夏傷于暑。指長夏中央土而言也。秋傷于濕。指初秋而言。乃上令濕土之氣。流行未盡。蓋天之行令。每微于令之初。而盛于令之末。至正秋傷燥。想代遠年湮。脫簡故耳。喻氏補之誠是。但不當硬改經文。已詳論于下。焦寒濕第四十七條中。今乃以土寄王四時。比燥火則謬甚矣。夫寄王者。濕土也。豈燥火哉。以先生之高明。而于六氣乃昧昧焉。亦千慮之失矣。

傷寒註論

從來著作
家多犯此
病

恃才氣者
多武斷

仲祖傷寒論誠為金科玉律。奈註解甚難。蓋代遠年湮。中間不無脫簡。又為後人妄增。斷不能起仲景于本原而問之。何條在先。何條在後。何處尚有若干文字。何處係後人偽增。惟有闕疑闕殆。擇其可信者而取之。不可信者而考之。已爾。創斯註者。則有林氏成氏大抵隨文順解。不能透發精義。然創始實難。不為無功。有明中行方先生實能苦心力索。暢所欲言。溯本探微。闡幽發秘。雖未能處處合拍。而大端已具。喻氏起而作尚論。補其闕略。發其所未發。亦誠仲景之功臣也。然除却心解數處。其大端亦從方論中來。不應力詆方氏。北海林先生刻方氏前條辨。附刻尚論篇。歷數喻氏僭竊之罪。條分而暢評之。喻氏之後。又有高氏註尚論。發明亦有心得。可取處。其大端暗竊方氏明尊喻氏。而又力詆喻氏。亦如喻氏之于方氏也。北平劉覺菴先生起而證之。亦如林北海之證尚論者然。公道自在人心也。其他如鄭氏程氏之後條辨。無足取者。明眼人自識之。舒馳遠之集註。以喻氏為主。兼引程郊倩之後條辨。雜以及門之論斷。若不知有方氏之前條辨者。遂以喻氏竊方氏之論。直謂為喻氏書矣。此外有沈自南註張隱菴集註程雲來集註。皆可闕至。悉豁柯韻伯註傷寒論。著來蘇集。聰明才辨。不無發明。可供採擇。然其自序中謂大青龍一證。方喻之註大錯。目之曰鄭聲曰楊墨。及取三註對勘。虛中切理。而細繹之。柯註謂風有陰陽。汗出脈緩之桂枝證。是中鼓動之陽風。汗不出脈緊煩躁之大青龍證。是中凜冽之陰風。試問中鼓動之陽風者。而主以桂枝辛甘溫法。置內經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甘苦之正法于何地。仲景自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反背素問而立法。耶。且以中鼓動之陽風者。主以甘溫之桂枝。中凜冽之陰風者。反主以寒涼之石膏。有是理乎。其註煩躁。又曰熱淫於內。則心神煩擾。風淫于內。故手足躁亂。方先生原註風為煩寒則燥既曰凜冽陰風。又曰熱淫于內。有是理乎。種種矛盾。不可枚舉。方氏立風傷衛。寒傷榮。風寒兩傷。榮衛吾不敢謂即仲景之本來面目。然欲使後學眉目清楚。不為無見如柯氏之所序。亦未必即仲景之心法。而高于方氏也。其刪改原文處。多逞臆說。不若方氏之純正矣。且

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

方氏創通大義其功不可沒也。喻氏高氏柯氏三子之於方氏補偏救弊其卓識妙悟不無可取而獨惡其自高已見各立門戶務掩前人之善耳。後學之者其各以明道濟世為急毋以爭名競勝為心。民生幸甚。汪按分風寒榮備三法始於成氏未為甚非至方氏始各立疆界喻氏並將溫病小兒分為三法則愈失愈遠矣。

風諭

所謂土兼
五行也

內經曰風為百病之長。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夫風何以為百病之長乎。大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蓋冬至四十五日以後夜半少陽起而立春于立春前十五日交大寒節而厥陰風木行令所以疏泄一年之陽氣以佈德行仁生養萬物者也。故王功者德既成以後制禮作樂舞八佾而宣八風所謂四時和八風理而民不夫折風非害人者也人之腠理密而精氣足者豈以是而病哉而不然者則病斯起矣。以天地生生之具反為人受害之物。恩極大而害亦廣矣。蓋風之體不一而風之用有殊。春風自下而上夏風橫行空中秋風自上而下冬風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則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于四時八節也。立春起艮方從東北隅而來名之曰條風八節各隨其方而起常理也。如立春起坤方謂之衝風又謂之虛邪賊風為其乘月建之虛則其變也。春初之風則夾寒水之母氣春末之風則帶火熱之子氣夏初之風則木氣未盡而炎火漸生長夏之風則挾暑氣濕氣木氣林軋大雨而後暴涼則挾寒水之氣久晴不雨以其近秋也而先行躁氣是長夏之風無所不兼而人則無所不病矣。初秋則挾濕氣季秋則兼寒水之氣所以報冬氣也。初冬猶兼燥金之氣正冬則寒水本令而季冬又報來春風木之氣紙蒿起矣。再由五運六氣而推大運如甲己之歲其風多兼濕氣一年六氣中客氣所加何氣則風亦兼其氣而行令焉。然則五運六氣非風不行風也者六氣之帥也諸病之領袖也。故曰百病之長也。其數變也奈何如夏日早南風少移時則由西而北而東方南風之時則晴而熱由北而東則雨而寒矣。四時皆有早暮之變不若夏日之數而易見耳。夫夏日曰長曰化以感萬物也。

醫不講化
氣不可與
言治病用
藥

而病亦因之而感陰符所謂害生于恩也無論四時之風皆帶涼氣者木以水為母也轉化轉熱者木生火也且其體無微不入其用無處不有學者誠能體察風之體用而於六淫之病思過半矣前人多守定一桂枝以為治風之祖方下此則以羌防柴葛為治風之要藥皆未體風之情與內經之精義者也桂枝湯在傷寒書內所治之風風兼寒者也治風之變法也若風之不兼寒者則從內經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甘苦治風之正法也以辛涼為正而甘溫為變者何風者木也辛涼者金氣金能制木故也風轉化轉熱辛涼若甘則化涼氣也

醫書亦有經子史集論

儒書有經子史集醫書亦有經子史集靈樞素問神農本草經難經傷寒論金匱玉函經為醫門之經而諸家註論治驗類案本草方書等則醫之子史集也經細而子史集粗經純而子史集雜理固然也學者必不可不尊經不尊經則學無根柢或流于異端然尊經太過死于句下則為賢者過之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不肖者不知有經仲景先師所謂各承家技終始順舊首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自漢時而已然矣違問後世此道之所以常不明而常不行也

本論起銀翹散論

本論第一方用桂枝湯者以初春餘寒之氣未消雖曰風溫條少陽少陽繫承厥陰厥陰根乎寒水初起惡寒之證尚多故仍以桂枝為首猶時文之領上文來脈也本論方法之始實始于銀翹散○汪按溫病首桂

此是初春
長寒之症
即以桂枝
鼓動微陽

枝宗仲景也再按初春少陽主令柴胡證亦時有果診候確當亦當用之本論不載者以世俗多妄以柴胡通治四時雜感故不欲相混恐致傷寒溫病界限不清耳○吳按六氣播於四時常理也診病者要知夏日亦有寒病冬日亦有溫病次年春夏尚有上年火暑錯綜變化不可枚舉全在測證的確本論凡例內云除傷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時雜感朗若列眉後世學者察證之時若真知確見其為傷寒無論何時

大意已見
於前卷此
又反復以
申明之

微按寒疫
頗類傷寒
但脈不甚
緊亦不數
而緩間亦
有口渴便
秘耳龍著

即或不死
而已割復
發此生非
割不行竟
委身於惡

自當仍宗仲景。若真知六氣中為何氣。非傷寒者。則於本論中求之。上焦篇辨傷寒溫暑疑似之間最詳。

本論粗具規模論

本論以前人信經太過。經謂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以傷寒論為方法之混六氣于一傷寒論中。治法悉用辛溫。其明者亦自覺不合。而未能自立模範。祖故前人遂於傷寒法中求溫熱中行且犯此病。藉哀道之不明。人之不得其死。不自揣度。而作是書。非與人爭名。亦毫無求勝前賢之私心也。至其序論採錄處。粗陳大略。未能精詳。如暑證中之大順散。冷香飲子。漿水散之類。俱未收錄。一以前人已有。不必屋上架屋。一以卷帙紛繁。作者既若目力無多。觀者反畏繁而不覽。是以本論不過粗且三焦六淫之大藥規模而已。惟望後之賢者。進而求之。引而伸之。斯愚者之大幸耳。

寒疫論

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狀。則憎寒壯熱。頭痛骨節煩疼。雖發熱而不甚渴。時行則里巷之中。病俱相類。若役使者然。非若溫病之不甚頭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蓋六氣寒水司天在泉。或五運寒水太過之歲。或六氣中加臨之客氣為寒水。不論四時。或有是證。其未化熱而惡寒之時。則用辛溫解肌。既化熱之後。如風溫證者。則用辛涼清熱。無二理也。

偽病名論

病有一定之名。近有古無今有之偽名。蓋因俗人不識本病之名。而偽造者。因而亂治。以致誤人性命。如滯下。腸澼。下便膿血。古有之矣。今則反名曰痢疾。蓋利者。滑利之義。古稱自利者。皆泄瀉。通利太過之證也。滯者。滯澀不通之象。二義正相反矣。然治法尚無大疵。謬也。至婦人陰挺。陰蝕。陰癢。陰菌等證。古有明文。大抵多因于肝經鬱結。濕熱下注。浸淫而成。近日北人名之曰疝。慙者。古文。並無是字。焉有是病。而治法則用一種惡劣婦人。以針刺之。或用細勾勾之。利刀割之。十割九死。哀哉。其或間有一二刀傷不重。去血不多。病本輕微者。得愈。則恣索重謝。試思前陰乃腎之部。肝經蟠結之地。衝任督三脈由此。而分走前後。豈可肆用刀

頰宜亦宿
尊免器歟

有以偽名
相傳者亦
有本不知
其證而隨
口捏造偽
名者外科
尤甚

徵按外以
統內猶城
郭之於宮
室上以統
下猶冠冕
之於裳履

勾之所甚則肝鬱脇痛經閉寒熱等證而亦名之曰瘡無形可割則以大針針之在婦人猶可借口曰婦人隱疾以婦人治之甚至數感之男孩痔瘡疝痕疔疾外感之道邪總而名之曰瘡而針之割之更屬可惡在庸俗鄉愚信而用之猶可說也竟有讀書明理之文人而亦為之蠱惑不亦怪哉又如暑月中惡腹痛若霍亂而不得吐瀉煩悶欲死陰凝之痞證也治以苦辛芳熱則愈或霍亂則輕論在中焦寒濕門中乃今世相傳謂之痧證又有絞腸痧烏痧之名遂至方書中亦有此等名目矣俗治以錢刮關節使血氣一分一合數分數合而陽氣行行則通通則痞開痛減而愈但愈後周十二時不可飲水飲水得陰氣之凝則留邪在絡逼寒或怒動厥則不時舉發發則必刮痧也是則痧固偽名刮痧乃通陽之法雖流俗之治頗能救急猶可也但禁水甚難最易留邪無奈近日以刮痧之法刮溫病夫溫病陽邪也刮則通陽太急陰液立見消亡雖後來醫治得法百無一生吾親見有瘞而死者有瘞不可忍而死者庸俗之習牢不可破豈不哀哉此外偽名妄治頗多茲特舉其尤者耳若特醫隨口捏造偽名南北皆有不勝指屈矣嗚呼名不正必害于事學者可不察乎

溫病起手太陰論

四時溫病多似傷寒起足太陽今謂溫病起手太陰何以手太陰亦主外感乎傷寒手太陰之見證何以大畧似足太陽乎手足有上下之分陰陽有反正之義庸可混乎素問平人氣象論曰藏真高于肺以行榮衛陰陽也傷寒論中分榮分衛言陽言陰以外感初起必由衛而榮由陽而陰足太陽如人家大門由外以統內主榮衛陰陽手太陰為蓋三才之天由上以統下亦由外以包內亦主榮衛陰陽故大畧相同也大雖同而細終異異者何如太陽之竅主出太陰之竅兼主出入太陽之竅開於下太陰之竅開於上之類學者須於同中求異異中驗同同異互參真益自見徵按昔賢有云傷寒傳足不傳手是說也舉世莫明其故考諸陰陽別論三陽三陰之脈皆起於足不起於手人之傷於寒也每傷於太陽寒水之地氣故其應於

人身也足先受之太陽根起於至陰其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太陰根起於厲其穴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少陽根起於竅陰其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太陰根起於隱白其穴在足大指之端少陰根起於湧泉其穴在足心下踆指宛宛中厥陰根起於大敦其穴在足大指三毛中其行於周身也三陽脈行於表三陰脈行於裡外為陽內為陰背為陽腹為陰傷寒由表入裏由淺入深以次相傳必然之勢惟其足先受也其病則重在足自不傳於手經不然豈有一人之身截而為二之理而六氣之邪又有所偏向哉若趙氏醫費中直將三陽三陰傳經之說一概抹煞並不分傷寒溫病惟以一逍遙散主治又未免師心悖經之弊以上所云蓋指冬月之正傷寒也初春去冬未遠寒水之氣尚在至若四時傷寒雖非寒水之氣而亦不免於濁陰之地氣誠不若溫病所受受於身半以上多從鼻孔而入蓋身半以上主天氣肺間竅於鼻亦天氣也

燥氣論

前三焦篇所序之燥氣皆言化熱傷津之證治以辛甘微涼金必克木木不受克則子未及寒化蓋燥氣寒化乃燥氣之正素問謂陽明所至為清勁是也素問又謂燥極而澤為母復仇火來勝復矣水本論多類及於寒濕伏暑門中如腹痛嘔吐之類經謂燥淫所勝民病善嘔心脇痛不能轉側者是也治以溫苦內經治燥之正法也前人有六氣之中惟燥不為病之說蓋以燥統於寒統風火故云寒暑六八也而近於寒凡見燥病只以為寒而不知其為燥也合六氣而觀之餘俱主生獨燥主殺豈不為病者乎細讀素問自知再前三篇原為溫病而設而類及於暑濕溫其於伏暑濕溫門中尤必三致意者蓋以秋日暑濕踞於內新涼燥氣加於外燥濕兼至最難界限清楚稍不確當其敗壞不可勝言經謂粗工治病濕證未已燥證復起蓋謂此也兼濕燥分開再將寒熱辨明自有準的

外感總數論

天以六氣生萬物其錯綜變化無形之妙用愚者未易窺測而人之受病即從此而來近人止知六氣太過曰六淫之邪內經亦未窮極其變夫六氣傷人豈界限清楚毫無兼氣者也以六乘六蓋三十六病也夫天地大道之數無不始于一而成于三如一一三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而黃鐘始備六氣為病必再以三十六數乘三十六得一千二百九十六條而外感之數始窮此中猶不兼內傷若兼內傷則靡可紀極矣嗚呼近人凡見外感主以一柴葛解肌湯豈不謬哉

治病法論

治外感如將兵貴神速機圓法活去邪務盡善後務治內傷如相坐鎮從容神機默運無功可治上焦如羽非輕治中焦如衡非平治下焦如權非重

吳又可溫病禁黃連論

唐宋以來治溫熱病者初用辛溫發表見病不為藥衰則恣用苦寒大隊苓連知柏愈服愈燥河間且犯此弊蓋苦先入心其化以燥燥氣化火反見齒板黑舌短黑唇裂黑之象火極而似水也吳又可非之誠是但有不識苦寒化燥之理以為黃連守而不走大黃走而不守夫黃連不可輕用大黃與黃連同一苦寒藥迅利于黃連百倍反可輕用哉余見普濟消毒飲於溫病初起必去苓連畏其入裏而犯中下焦也於應用苓連方內必大隊甘寒以監之但今清熱化陰不令化燥如陽亢不寐火腑不通等證於酒客便溏頻數者則重用之濕溫門則不惟不忘苓連仍重賴之蓋欲其化燥也語云藥用當而通神醫者之於藥何好何惡惟當之是求汪按王太僕曰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苦寒者寒之也甘寒者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風濕溫熱氣復論

仲景謂腰以上腫當發汗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蓋指濕家風水皮水之腫而言又謂無水虛腫當發其汗蓋指陽氣閉結而陰不虛者言也若溫熱大傷陰氣之後由陰精損及陽氣愈後陽氣暴復陰尚虧軟之至宜

經所謂陰
止陽秘結
神乃治也

名言不刊

所謂水天一氣

獨出心裁窮理入細

可發汗利小便者。吳又可於氣復條下。謂血乃氣之依歸。氣先血而生。無所依歸。故暫浮腫。但靜養節飲食。自愈。余見世人每遇浮腫。便與淡滲利小便方法。豈不畏津液消亡。而成三消證。快利津液。為肺癰肺痿。證與陰虛咳嗽身熱之勞損證哉。余治是證。悉用復脈湯。重加甘草。只補其未足之陰。以配其已復之陽。而腫自消。干治千得。無少差謬。敢以告後之治溫熱氣復者。暑濕濕溫。不在此例。

治血論

人之血。即天地之水也。在卦為坎。坎為治水者。不求之水。之所以治。而但曰治水。吾未見其能治也。蓋善治水者。不治水而治氣。坎之上下兩陰。交水也。坎之中陽。氣也。其原分自乾之中陽。乾之上下兩陽。臣與民也。乾之中陽。在上為君。在下為師。天下有君師各行其道於天下。而彝倫不叙者乎。天下有彝倫攸敘。而水不治者乎。此洪範所以歸本皇極。而與禹貢相為表裏者也。故善治血者。不求之有形之血。而求之無形之氣。蓋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氣能生血。血不能生氣。倘氣有未和。如男子不能正家。而責之無知之婦人。不亦拙乎。至於治之之法。上焦之血。責之肺氣。或心氣中焦之血。責之胃氣。或脾氣下焦之血。責之肺氣。腎氣八脈之氣。治水與血之法。間亦有用通者。開支河也。有用塞者。崇堤防也。然皆已病之後。不得不與治其未病。非未病之先。專治其本之道也。注按血虛者補其氣。而血自生。血滯者調其氣。而血自通。血外溢者降其氣。而血自下。血內溢者固其氣。而血自止。

九竅論

人身九竅。上竅七。下竅二。上竅為陽。下竅為陰。盡人而知之也。其中陰陽奇偶生成之妙諦。內經未言。茲特補而論之。陽竅反用偶。陰竅反用奇。上竅統為陽。耳目視聽。其氣清為陽。鼻口食。其氣濁用則陰也。耳聽無形之聲。為上竅。陽中之至陽。中虛而形縱。兩開相離。其遠目視。有形之色。為上竅。陽中之陰。中實而橫。兩開相離。較近。鼻。無形之氣。為上竅。陰中之陽。虛而形縱。雖亦兩竅。外則仍統于一口。食有形之五味。為上

以希聖希
賢之心行
生物生人
之道

竅陰中之陰中又虛又實有出有納而形橫外雖一竅而中仍一合上竅觀之陽者偏陰者正土居中位也陽者縱陰者橫縱走氣而橫走血血陰而氣陽也雖曰七竅實則八也陽竅外陽竅而內陰竅外奇而內偶陽生于七成于八也生數陽也成數陰也陽竅用成數七八成數也下竅能生化之前陰陰中之陽也外雖一竅而內實二陽竅用偶也後陰但主出濁為陰中之至陰內外皆一而已陰竅用奇也合下竅觀之雖曰二竅暗則三也陰竅外陰竅而內陽竅外偶而內奇陰竅用生數二三生數也上竅明七陽也暗八陰也下竅明二陰也暗三陽也合上下竅而論之明九暗十一十一者一也九為老一為少老成而少生也九為陽數之終一為陽數之始始終上下一陽氣之循環也開竅者運陽氣也妙諦無窮一互字而已但互中之互最為難識余嘗嘆曰修身者是字難格致者互字難 汪按此即陰陽互根之義發明極精核

形體論

內經之論形體頭足腹背經絡臟腑詳矣而獨未總論夫形體之大綱不揣鄙陋補之入之形體頂天立地端直以長不偏不倚木之象也在天為元在五常為仁是天以仁付之人也故使其體直而麟鳳龜龍之屬莫與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透陰戚施直之對也程子謂生理本直味本字之義蓋言天以本直之理生此端直之形人自當行公直之行也人之形體無鱗介毛羽謂之保蟲保者土也土主信是地以信付之人也人受天之仁受地之信備健順五常之德而有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以行孝悌忠信以期不負天地付畀之重自別于麟鳳龜龍之屬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又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孝經曰天地之道人為貴人可不識人之形體以為生哉醫可不識人之形體以為治哉 微按本論補傷寒論未備而作也雜說一卷又補篇中遺意而欲拯流俗之弊未作九竅形體二論總結全部兼補內經之所闕欲人見著知微明體達用即如九竅形體日在目前猶且習焉不察從未經人道破甚矣格致之難也儒者不能格致則無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負天之所生醫者不能格致則無以處方用法生物

生人日從事于軒岐之書亦猶是瞑行而索途耳蓋人之自生與生人之生異出同原皆賴此一點不忍之心為之所謂仁也論形體而歸本于造化見天地付畀甚重不可不自重而又望人甚重以重之是篇也兼形氣名物理數而言非若小家倚于一偏之論而已也其不忍之心為何如耶汪按雜說一編因本論有未備者作此以緯之雖偶及形體氣血大旨仍以發明本論非泛言醫理也婦人小兒各有專科然自溫病門徑未清因而產後驚風急驚慢驚之偽名紛紜舛錯故作解產難解兒難痘疹之為證仍與六氣同治痘雖原於胎毒亦因六氣而發故並及之蓋溫病門徑不清勢必以他法妄治然非者證門徑皆清亦不能辨明溫病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所望於學者之博學詳說而一以貫之也

解產難題詞

天地化生萬物人為至貴四海之大林林總總孰非母產然則母之產子也得天地四時日月水火自然之氣化而亦有難云乎哉曰人為之也產後偶有疾病不能不有賴于醫無如醫者不識病亦不識藥而又相沿故習偽立病名或有成法可守者而不守或無成法可守者而妄生議論或固執古人一偏之論而不知所變通種種遺患不可以更僕數夫以不識之藥處于不識之病有不死之理乎其死也病家不知其所以然死者更不知其所以然而醫者亦復不知其所以然嗚呼究哉理目擊神傷作解產難

溫病條辨卷五解產難

吳瑭鞠通氏著

汪瑟菴先生參訂

徵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產後總論

產後治法前人頗多。非如溫病混入傷寒論中。毫無尺度者也。奈前人亦不無間有偏見。且散見于諸書之中。令人讀書不能搜求揀擇。以致因陋就簡。相習成風。茲特指出路頭。學者隨其所指。而進步焉。當不歧於路矣。本論不及備錄。古法之闕略者。補之。偏勝者。論之。流俗之壞亂者。正之。治驗之可法者。表之。

產後三大證論一

產後驚風之說由來已久。方中行先生駁之最詳。茲不復議。金匱謂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瘵。二者病鬱。三者大便難。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人病瘵。亡血復汗。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產婦鬱。胃。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復發熱者。此為胃實。大承氣湯主之。按此論乃產後大勢之全體也。而方則為汗出中風一偏之證。而設。故沈自南謂仲景本意。發明產後氣血雖虛。然有實證。即當治實。不可顧慮其虛。反致病劇也。

產後三大證論二

按產後亦有不因中風。而本臟自病。鬱冒。瘵。厥。大便難。三大證者。蓋血虛則厥。陽孤則冒。液短則大便難。冒者汗者。脈多洪大而荒。瘵者厥也。脈則弦數。葉氏謂之肝風內動。余每用三甲復脈。大小定風珠。及專翕大生膏而愈。方法注論卷下焦篇淺深次第臨時斟酌。

產後三大証論三

方出血心
怡從金匱
故能奏效
如神非若
張氏之以
羌活代麻
黃也

今所謂衝
心者皆衝
胃也衝心
者十不一
見

心典云血虛汗出筋脈失養風入而益其勁此筋病也亡陰血虛陽氣遂厥而寒復鬱之則頭眩而目昏此
神病也胃藏津液而灌溉諸陽亡津液胃燥則大腸失其潤而大便難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為亡血傷津
則一故皆為產後所有之病即此推之凡產後血虛諸證可心領而神會矣按以上三大證皆可用三甲復
脈大小定風珠專翁膏主之蓋此六方皆能潤筋皆能守神皆能增液故也但有淺深次第之不同耳產後
無他病但大便難者可與增液湯方注並見中焦篇溫熱門以上七方產後血虛液短雖微有外感或外感已去大半邪
少虛多者便可選用不必俟外感盡淨而後用之也再產後誤用風藥誤用辛溫剛燥致令津液受傷者並
可以前七方斟酌投之余製此七方實從金匱原文體會而來用之無不應手而效故敢以告來者

產後瘀血論

張石頑云產後元氣虧損惡路乘虛上攻眼花頭眩或心下滿悶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熱童便主
之或血下多而暈或神昏煩亂芎歸湯加人參澤蘭童便兼補而散之此條極煩斟酌血下多而暈血虛可
氣分之品以益其虛哉其方全賴人參固之然人參在今日值重難辦方今又敗血上衝有三或歌舞談笑
不善人參又不易得莫若用三甲復脈大小定必必之為愈也明者悟之又敗血上衝有三或歌舞談笑
或怒罵坐臥甚則踰牆上屋此敗血衝心多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龍丹如雖悶亂不至顛狂者失笑散
加鬱金若飽悶嘔惡腹滿脹痛者此敗血衝胃五種散或平胃加薑桂不應送來復丹嘔逆腹脹血化為水
者金匱下瘀血湯若面赤嘔逆欲死或喘急者此敗血衝肺人參蘇木甚則加芒硝蕩滌之大抵衝心者十
難救一衝胃者五死五生衝肺者十全一二又產後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氣虛敗而血滯也急用人
參蘇木稍遲不救愚按產後原有瘀血上衝等證張氏論之詳矣產後瘀血實症必有腹痛拒按情形如果
痛處拒按輕者用生化湯重者用回生丹最妙蓋回生丹以醋煮大黃約入病所而不傷他臟內多飛走有
情食血之蟲又有人參護正何痰不破何正能傷近見產婦腹痛醫者並不問拒按喜按一概以生化湯從事
甚至病家亦不延醫每至產後必服生化湯十數帖成陰虛癆病可勝悼哉余見古本達生篇中生生化湯方

孕婦之脈
洪滑流利
者無病沈
強遲澁皆
病也

執其兩端
用其中于
氏

胸中要有
成竹臨證

下注云專治產後瘀血腹痛。兜枕痛能化瘀生新也。方與病對確有所據。近日刻本直云治產後諸病。甚至
有注產下即服者。不通已極。可惡可恨。再達生篇一書。大要教人靜鎮待造化之自然。妙不可言。而所用方
藥則未可盡信。如達生湯下。懷孕九月後服。多服尤妙。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矣。豈有不同孕婦之
身體脈象。一槩投藥之理乎。假如沉澁之脈。服達生湯則可。若流利洪滑之脈。血中之氣本旺。血分溫暖。何
可再用辛走氣乎。必致產後下血過多。而成瘦厥矣。如此等不通之語。辨之不勝其辨。可為長太息也。 徵
按近時有保產無憂飲一方。不知起自何人。盛行都下。無論產前何病。一概用之。甚至有孕婦人無病亦
服之名曰安胎。而藥肆中即以此方並生化湯撮合現成。謂之官方藥。治胎前產後一切病證。更覺可笑。

產後宜補宜瀉論

朱丹溪云產後當大補氣血。即有雜病以未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虛。皆不可發表。張景岳云產後既有表邪
不得不解。既有火邪不得不清。既有內傷停滯不得不開通消導。不可偏執如產後外感風寒。頭痛身熱。便
實中滿。脈緊數洪。大有力。此表邪實病也。又火盛者必熱渴煩躁。或使結腹脹。口鼻舌焦。黑酷喜冷飲。眼眵
尿痛溺赤。脈洪滑。此內熱實病也。又或因產過食致停蓄不散。此內傷實病也。又或鬱怒動肝。胸膈脹痛。大
使不利。脈弦滑。此氣逆實病也。又或惡露未盡。瘀血上衝。心腹脹滿。疼痛拒按。大便難。小便利。此血逆實證
也。遇此等實證。若用大補。是養虎為患。誤矣。愚按二子之說。各有見地。不可偏廢。亦不可偏聽。丹溪謂產後
不可發表。仲景先師原有亡血禁汗之條。蓋汗之則瘕也。產後氣血誠虛。不可以不補。然雜證一概置之不
問。則亦不可。張氏駁之誠是。但治產後之實證。自有妙法。妙法為何。手揮目送是也。手下所治。像實證。目中
心中意中。注定是產後識證。真對病確一擊而罷。治上不犯中。治中不犯下。目中清楚。指下清楚。筆下再清
楚。治產後之能事畢矣。如外感自上焦而來。固云治上不犯中。然藥反不可過輕。須用多備。少服。法中病即
已外感。已即復其虛。所謂無糧之兵。貴在速戰。若畏產後虛怯。用藥過輕。延至三四日後。反不能勝藥矣。余

時却不可
先有成見

治產後溫暑每用此方如腹痛拒按則化瘀喜按即補絡快如轉丸總要醫者平日用功參悟古書臨證不可有絲毫成見而已

產後六氣為病論

產後六氣為病除傷寒遵仲景師外餘婦人當於前三焦篇中求之斟酌輕重或速去其邪所謂無糧之師貴在速戰者是也或兼護其虛一面扶正一面驅邪大抵初起以速清為要重證亦必用攻余治黃氏溫熱妊娠七月胎已欲動大實大熱目突舌爛乃前醫過於瞻顧所致用大承氣一服熱退胎安今所生子二十一歲矣如果六氣與痘癘之因儼然心目俗傳產後驚風之說可息矣

產後不可用白芍辨

朱丹溪謂產後不可用白芍恐伐生生之氣則大謬不然但視其為虛寒熱耳若係虛寒雖非是產後亦不可用如仲景有桂枝湯去芍藥法小青龍去芍藥法若係虛熱必宜用之收陰後世不善讀書者古人良法不知守此等偏謬處偏牢記在心誤盡大事可發一嘆按白芍花開春末夏初稟厥陰風木之全體得少陰君火之氣化炎上作苦故氣味苦平本經芍藥無酸字但云無苦平無毒酸字後世妄加者也主治和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豈伐生生之氣者乎使伐生氣仲景小建湯中補諸虛不足而以為之君乎張隱菴本草崇原中論之最詳徵按產後之不用白芍猶之乎產後之不用人參也世俗醫者云不怕胎前一兩只怕產後一分其言產後之不參也余荆室素稟陽微產後惡露亦少忽爾鬱冒不知人僕婦兒女環侍逾時皆以為死且喚且哭余審視之知其為陽氣不復也急以獨參湯灌之乃甦而其母家猶以為孟浪甚矣邪說之害良可歎也

產後誤用歸芍亦能致癉論

當歸川芎為產後要藥然惟血寒而滯者為宜若血虛而熱者斷不可用蓋當歸七八月開花得燥金辛烈

五
二
解產難

生化湯命
名全是以
通為補之
表

如此而後
可讀丹經

不問其所
以然之故
而惟事催
任苦矣

之氣香窈異常。甚于麻平不過麻平無汁而味薄。當歸多汁而味厚耳。用之得當。功力最速。用之不當。為害亦不淺。如亡血液。虧孤陽。上冒等證。而欲望其補血。不亦愚哉。蓋當止能運血。良多益寡。急走善覺。不能靜守。誤服致癆。甚則脫川。芎有車輪紋。其性更急。于當歸蓋物性之偏長于通者。必不長于守也。世人不取用白芍。而恣用當歸。川芎。何其顛倒哉。

產後當究奇經論

產後虛在八脈。孫真人創論于前。葉天士暢明于後。婦科所當首識者也。蓋八脈麗于肝腎。如樹木之有本也。陰陽交構。胎前產後。生生化化。全賴乎此。古語云。醫道乎通化道者。此其大關也。

下死胎不可拘執論

死胎不下。不可拘執成方。而悉用通方。當求其不下之故。參之臨時所現之證。若何。補易救弊。而胎自下也。余治一婦。死胎不下二日矣。診其脈則洪大而孔。問其證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破脫。余曰。此心氣太虛。不能固胎。不問胎死與否。先固心氣。用救逆湯。加人參。煮三杯。服一杯。而汗破。服二杯。而神清氣甯。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後補肝腎之陰。以配心陽之用。而愈。若執成方。而用平胃朴硝。有生理乎。

催生不可拘執論

催生亦不可拘執一報。陽虛者補陽。陰損者翕陰。血滯者通血。余治一婦。素日脈遲。而有癥瘕。寒積厥痛。余用通脈八脈大劑。九料。服半載。而成胎。產時五日不下。是夕方延。余診視。余視其面青。診其脈。再至。用安邊桂五錢。加入溫經補氣之品。作三杯。服二杯。而生矣。亦未嘗服過第三杯也。次日診其脈。滯腹痛拒按。仍令其服第三杯。又減其製。用一帖。下癥塊長七八寸。寬二三寸。其人腹中癥塊。本有二枚。茲下其二。不敢再通矣。仍用溫通八脈。由漸而愈。其他治驗甚多。略舉一二。以見門徑耳。

產後當補心氣論

子免腦丸
之類過此
等証何益

經所謂衰
其大半而
止過則死
也

此書原補
前人之未
備非謂全
璧學者參
考可也

產後心虛一證最為吃緊蓋小兒稟父之腎氣母之心氣而成胞宮之脉上係心包產後心氣十有九虛故
產後補心氣亦大扼要再水各自為用互相為體產後腎液虛則心體亦虛補腎陰以配心陽取坎填離
法也余每于產後驚悸脉孔者用加味大定風珠獲效多矣方見下焦篇即大定風珠加人參龍骨秋小麥苡神者產後一切外感當
于本論三焦篇中求之再細參葉案則備矣

產後虛寒虛熱分別論治論

產後虛熱前則有三甲腹脹三方大小定風珠二方專翁膏一方增液湯一方三甲增液原為溫病善後而
設定風珠專翁膏則為產後虛損無力服人參而設者也古人謂產後不怕虛寒單怕虛熱蓋溫經之藥多
能補虛而補虛之品難以清熱也故本論詳立補陰七法所以補丹溪之未備又立通補奇經丸為下焦虛
寒而設又立天根月窟膏為產後及勞傷下焦陰陽兩傷而設也乃從陽補陰從陰補陽互法所謂天根月
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也○汪案產後別有類白虎一證大熱大汗大渴全似白虎惟脉大而
無力東垣用補血湯治之余用有驗蓋此證本於勞役傷陽不徒陰虛此湯即從仲景羊肉湯化出也

保胎論一

每殞胎五六月者青之中焦不能陰胎宜平日常服小建中湯下焦不足者天根月窟膏蒸動命門真火上
蒸脾陽下固八脉真精充足自能固胎矣汪按五六月墮胎者用杜仲續斷丸脾虛甚者加白朮三月墮
胎者用逍遙散加生地熱甚者加黃芩亦能保胎論中所立膏方乃為虛損之甚精血衰虧者設耳

保胎論二

每殞胎必三月者肝虛而熱古人主以桑寄生湯夫寄生臨時保胎多有鞭長莫及之患且方中重用人參
合天冬豈盡人而能用者哉若莫平時長服二十四味專翁膏方見下焦篇秋燥門輕者一料即能大生重者兩料過
三四者永不墮胎每一料得乾丸藥二十斤每日早中晚飯三次每服三錢約服一錢必須戒房事母令速速

解產雜

成胎方妙蓋肝熱者成胎甚易虛者又不能保速成速墮速墮速成當見一年內二三次墮者不死不休仍
未成育一子也專翕純靜翕攝陽動之太過肝虛熱易成易墮非動之太過乎非動之太過乎藥用有情者半以補下焦精血之損以洋參
數斤代人參九製以去其苦寒之性煉九日以合其純一之體約費不過三四錢人參之價可辦矣愚製二
十一味專翕膏原為產後亡血過多虛不肯復痠厥心悸等證而設後加麋茸桑寄生天冬三味保三月須
胎三四次者獲效多矣故敢以告來者

通補奇經丸和法

鹿丸以嫩毛角代之紫石英研極龜板研杞子四當歸炒肉從蓉六小茴香四黑鹿角膠六
沙苑蒺藜補骨脂人參方用二兩洋參用四兩杜仲右為極細末煉蜜為丸如梧子大每
服二錢漸加至三錢大便溏者加蓮子芡實牡蠣各四兩以蒺藜洋參熬膏法丸淋滯者加桑螵蛸兔絲

子各四兩癥瘕久聚少腹痛者去補骨蒺藜杜仲加肉桂丁香各二兩

天根月窟膏兩補通守兼施複法也

鹿茸助烏骨雞對鮑魚助鹿角膠助雞子黃十六海參助龜板助羊腰子十六桑螵蛸助烏賊骨助扶

苓助牡蠣助洋參助兔絲子助龍骨助蓮子助桂圓肉助熟地助沙苑蒺藜助白芍助芡實助歸身助

小茴香助補骨脂助枸杞子助肉從蓉助黃肉助紫石英助生杜仲助牛膝助萆薢助白蜜助右三

十二味熬如專翕膏法用銅鍋四口以有情歸有情者二無情歸無情者二文火次第煎煉取汁另入一

淨鍋內細鍊九晝夜成膏後下膠蜜以方中有粉無汁之茯苓蓮子芡實牡龍骨鹿茸及白芍烏賊骨

八味為極細末和前膏為丸梧子大每服三錢日三服此方治下焦陰陽兩傷八脉告損急不能復胃

氣尚健胃弱者不可與恐不無濕熱證者男子遺精滑泄精寒無子腰膝痠痛之屬腎虛者以上數條有

也老年體瘦能傳化重濁之藥丸頭暈耳鳴左肢麻痺緩縱不收屬下焦陰陽兩虛者以上條諸證有單屬下焦陰陽兩虛者

產後下虧淋帶癥瘕胞宮虛寒無子數數殞胎或少年生育過多年老腰膝尻膀痠痛者

溫病條辨卷五終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吳 瑭鞠通氏著

汪瑟菴先生參訂

微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兒科總論

古稱難治者莫如小兒。名之曰吸料。以其疾痛煩苦不能自達。且其臟腑薄。藩離疏。易于傳變。肌膚嫩。神氣怯。易于感動。其用藥也。稍呆則滯。稍重則傷。稍不對證。則莫知其鄉。捉風捕影。轉救轉劇。轉去轉遠。惟較之成人無七情六慾之傷。外不過六淫內不過飲食胎毒而已。然不精於方脈婦科。透澈生化之源者。斷不能作兒科也。汪按小兒但無色慾耳。喜怒哀恐較之成人更專且篤。亦不可不察也。

俗傳兒科為純陽辯

古稱小兒純陽。此丹竈家言。謂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陽之謂。小兒稚陽未充。稚陰未長者也。男子生于七。成于八。故八月生乳牙。少有知識。八歲換食牙。漸開智慧。十六而精通。可以有子。三、八、二十四歲真牙生。俗謂盡根而精足。筋骨堅強。可以任事。蓋陰氣長而陽亦充矣。女子生于八。成於七。故七月生乳牙。知提提。七歲換食牙。知識開。不令與男子同席。二、七、十四而天癸至。三、七、二十一歲而真牙生。陰始足。陰足而陽充也。命之嫁小兒。豈盛陽者哉。俗謂女子知識恒早於男子者。陽進陰退故也。

兒科用藥論

世人以小兒為純陽也。故重用苦寒。夫苦寒藥。兒科之大禁也。丹溪謂產婦白芍。伐生生之氣。不知兒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氣也。小兒春令也。東方也。木德也。其味酸甘。酸味人。或知之。甘則人多不識。蓋弦脈者。木脈也。經謂弦無胃氣者死。胃氣者甘味也。木離土則死。再驗之木實。則更知其所以然矣。木實惟初春之梅子酸多甘少。其他皆甘多酸少者也。故調小兒之味宜甘多酸少。如錢仲陽之六味丸是也。苦寒所以不可輕用者何。炎上作苦。萬物見火而化。若能滲濕人保蟲也。體屬濕土。濕淫固為人害。人無濕則死。故濕重者

小兒每喜食酸甘其理於此可悟

經云壯火食氣氣食少火

江按方書首一條引金匱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然但云發汗太多並未言溼方以汗多流滿為溼有心奪命素問未為真確且剛瘧無汗何

肥濕少者瘦小兒之濕可盡滲哉在用藥者以為瀉火不知愈瀉愈瘦愈化愈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也而且重伐胃汁直至瘦厥而死者有之小兒之火惟壯火可滅若少火則所賴以生者何可恣用苦寒以清之哉故存陰退熱為第一妙法存陰退熱莫過六味之酸甘化陰也惟濕溫門中與辛淡合用燥火則不可也余前序溫熱雖在大人凡用苦寒必多用甘監之惟酒客不禁

兒科風藥禁

近日行方脈者無論四時所感為何氣一概羌防柴葛不知仲景先師有風家禁汗亡血家禁汗濕家禁汗瘡家禁汗四條皆為其血虛致瘧也然則小兒瘧病多半為醫所造皆不識六氣之故

瘧因質疑

瘧病之因素問曰諸瘧項強皆屬于濕此濕字大有可疑蓋風字誤傳為濕字也余少讀方中行先生瘧書一土治病留心瘧證覺六氣皆能致瘧風為百病之長六氣莫不由風而傷人所謂瘧病現證皆風木剛強屈伸之象濕性下行而柔木性上行而剛單一濕字似難包得諸證且濕字與強項字即不對中行瘧書一十八條除引素問千金二條餘十六條內脈二條證十四條俱無濕字證據如脈二條一曰夫瘧脈按之堅如弦直上下行二曰脈經云瘧家其脈伏堅直上下皆風木之象濕之反面也餘十四條風寒致瘧居共十風家禁下一條瘡家禁汗一條新產亡血二條皆無所謂濕也者即千金一條曰太陽中風重感于寒濕則變瘧也上下文義不續亦不可以為據中行法云瘧自素問以來其見于傷寒論者乃叔和所述金匱之略也千金雖有此言未見其精悉可見中行亦疑之且千金一書雜亂無章多有後人孱雜難以為據靈和素問二書非神聖不能道然多述於戰國漢人之筆可信者十分八九其不可信者一二如其中多有後世官名地名豈軒岐逆料後世之語而先言之哉且代遠年湮不無脫簡錯悞之處殆學術淺陋不敢信此濕字亦不敢直斷其非闕疑以俟來者○汪按古書甚少除朝廷史志外其餘學術皆師弟以口耳相傳至戰國時

五丙 卷二 解兒難

以亦謂之
溼方氏注
此亦覺難

通而強為

之說又如

水流滿風

去溼不去

乃溼家之

禁桂枝解

肌尚不欲

大汗若麻

黃發汗並

無大過之

禁況本文

汁多致瘧

正以血虛

之故並非

因汗而溼

因溼而瘧

始著之竹帛如內經等書後人或以為岐黃自作或以後人偽託皆非也

濕瘧或問

或問子疑素問瘧因於濕而又謂六淫之邪皆能致瘧亦復有濕瘧一條豈不自相矛盾乎曰吾所疑者諸字皆字似濕之一字不能包括諸瘧惟風可以該括一也再者濕性柔不能致強初起之濕瘧必兼風而後成也且俗名瘧為驚風原有急慢二條所謂急者一感即瘧先瘧而後病所謂慢者病久而致瘧者也一感即瘧者只要認證真用藥確一二帖即愈易治也病久而瘧者非傷脾陽肝木來乘即傷胃汁肝陰肝風喘張一虛寒一虛熱為難治也吾見濕因致瘧先病後瘧者多如夏月小兒暑濕泄瀉暴注一晝夜百數十行下多亡陰肝乘致瘧之類霍亂最能致瘧皆先病後瘧者也當合之雜說中風論一條參看以卒得瘧病而論風為百病之長六淫之邪皆因風而入以火病致瘧而論其強直背反瘧之狀皆肝風內動為之也似風之一字可以包得諸瘧要知瘧者筋病也知瘧之為筋病思過半矣

瘧有寒熱虛實四六綱論

六淫致瘧皆證也產婦亡血病久致瘧風家誤下溫病誤汗瘡家發汗者虛瘧也風寒風瘧致瘧者寒證也風溫風熱風暑燥火致瘧者熱瘧也按此皆瘧證屬火後世統謂之瘧矣後另有論俗稱慢脾風者虛寒瘧也本論後述本臟自病者虛熱瘧也亦證

小兒瘧病共有九大綱論

寒瘧○仲景先師所述方法具在但須對證細加尋繹如所云太陽證體強凡然脈沉遲之類有汗為柔瘧為風多寒少而用桂枝湯加法無汗為剛瘧為寒瘧而用葛根湯湯內有麻黃乃不以桂枝為名亦不以麻黃立名者以其病已至陽明也諸如此類須平時熟讀其書臨時再加謹慎手下自有準的矣風寒咳嗽致瘧者用杏蘇散萃溫例自當附入寒門

附會雜通

後學勿為

所誤可也

癩瘕與擊

縱義同方

書云或擊

縱口張為

瘰俗作瘰

前既立寒

熱虛實四

大綱如屋

之有柱矣

此又分為

九大綱層

層入細

風溫瘕按此即癩瘕少陽之氣為之也○乃風之正令陽氣發泄之候。君火主氣之時。宜用辛涼正法。輕麥

冬。玉女煎。以白虎合冬地之類。神昏譫語。兼用芳香。以開膈中。如清宮湯。牛黃丸。紫雪丹之類。愈後用六味

三才。復脈輩。以復其喪失之津液。○風溫咳嗽致瘕者。用桑菊飲。方觀上銀翹散。辛涼例。與風寒咳嗽迥別

斷不可一概用杏蘇辛溫也。

溫熱瘕即六淫之火氣消餘真陰者也○即同上風溫論治。但風溫之瘕病者輕而少。溫熱之致瘕者多而

重也。藥之輕重淺深。視病之輕重淺深而已。

暑瘕暑兼溫熱後有溫瘕一條此則偏於熱多濕火○按俗名小兒急驚風者。惟暑月最多。而兼證最雜。非

心如澄潭。目如智珠。筆如分水。犀者未易辨此。蓋小兒膚薄神怯。經絡臟腑微小。不奈三氣發泄邪之

勢如奔馬。其傳變也。急如掣電。宜蠱疎者所能當此任哉。如夏月小兒身熱頭痛項強無汗。此暑兼風寒者

也。宜新加香薷飲。有汗則仍用銀翹散。重加桑葉。咳嗽則用桑菊飲。汗多則用白虎散。脈芤而喘。則用人參白

虎身重汗少。則用蒼朮白虎散。花面赤多言喘喝欲脫者。即用生脈散。神識不清者。即用清營湯。加鈎藤丹

皮。羚羊角。神昏者。兼用紫雪丹。牛黃丸等。病勢輕微者。用清絡飲之類。方法悉載上焦篇。學者當與前三焦

篇。暑門中細心求之。但分用或用四之一。或用四之二。量兒之壯弱大小。加減之。瘕因於暑。只治致瘕之因

而瘕自止。不必沾沾。但於瘕中求之。若執瘕以求瘕。吾不知瘕為何物。夫瘕病名也。頭痛亦病名也。善治頭

痛者。必問致頭痛之因。蓋頭痛有傷寒頭痛。傷風頭痛。暑頭痛。熱頭痛。濕頭痛。燥頭痛。痰厥頭痛。陽虛頭痛。

陰虛頭痛。跌撲頭痛。心火欲作癰腫之頭痛。肝風內動。上竅少陽膽絡之偏頭痛。朝發暮死之真頭痛。若不

問其治痛之因。如時人但見頭痛。一以羌活藁本從事。何頭痛之能愈哉。況瘕病之難治者乎。

濕瘕按此一條瘕瘕兼有其因於寒濕者則兼太陽寒○按中濕即瘕者。少蓋濕性柔而下行。不似風剛而

上升。此其間有兼風之瘕。名醫類案中有一條云。小兒吐衄。欲作癰者。五苓散最妙。本論濕溫上焦篇。有三

濕瘕水氣其泄瀉太甚下多亡陰者本氣來乘則愈矣○按中濕即瘕者。少蓋濕性柔而下行。不似風剛而

上升。此其間有兼風之瘕。名醫類案中有一條云。小兒吐衄。欲作癰者。五苓散最妙。本論濕溫上焦篇。有三

濕瘕水氣其泄瀉太甚下多亡陰者本氣來乘則愈矣○按中濕即瘕者。少蓋濕性柔而下行。不似風剛而

上升。此其間有兼風之瘕。名醫類案中有一條云。小兒吐衄。欲作癰者。五苓散最妙。本論濕溫上焦篇。有三

濕瘕水氣其泄瀉太甚下多亡陰者本氣來乘則愈矣○按中濕即瘕者。少蓋濕性柔而下行。不似風剛而

聖人不治
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
亂未亂治
此其道也

仁湯一法邪入心包用清宮湯去蓮心麥冬加銀花赤小豆皮一法用紫雪丹一法銀翹馬勃散一法千金
葦莖湯加滑石杏仁一法而寒濕例中有形似傷寒舌白不渴經絡拘急桂枝薑附湯一法凡此非必皆現
痙病而後治蓋既感外邪久而致痙於其未痙之先知係感受何邪以法治之而痙病之源絕矣豈不愈于
見痙治痙哉若兒科能於六淫之邪見幾于早吾知小兒之痙病必少濕久致痙者多蓋濕為濁邪最瀰善
漫三焦上蔽清竅內蒙腫中學者當於前中焦下焦篇中求之由瘧痢而致痙者見其所傷之偏陰偏陽而
補救之於瘧痢門中求之

燥痙○燥氣化火消銖津液亦能致痙其似暑似風溫學者當於本論前三焦篇秋燥門中求之但正秋之
時有伏暑內發新涼外加之證燥者宜辛涼甘潤有伏暑則兼濕矣兼濕則宜苦辛淡甚則苦辛寒矣不可
不偏加紫馬燥氣化寒腸痛嘔吐法用苦溫佐以甘辛

內傷飲食痙俗所謂慢脾○按此證必先由于吐瀉有脾胃兩傷者有專傷脾陽者有專傷胃陽者有傷及

腎陽者參苓白朮散四君六君異功補中益氣理中等湯皆可選用虛寒甚者理中加丁香肉桂肉果訶子
之類因他病傷寒涼藥者亦同此例葉案中有風陰入脾絡一條方在小兒痙痙厥門中其小兒吐瀉門中
言此證最為詳細案後華岫雲駁俗論最妙學者不可不靜心體察焉丹參之錢仲陽薛立齋李東垣張景
岳諸家可無餘蘊矣再案此證最險最為難治世之訛傳案治已久四海同風慮有年所方中行駁之於前
論君子曠論於後至今日而其偽風不息是所望於後之強有力者取悉取其偽書而焚耳細觀葉家治法
之妙全在見吐瀉時先防其痙非於既痙而後設法也故余前治六淫之痙亦同此法所謂上古不治已病
治未病聖人不治已亂治未亂也

客忤痙俗所謂驚○按小兒神怯氣弱或見非常之物聽非常之響或失足落空跌扑之類百證中或有一

二非小兒所有痙病皆因於驚嚇也證現發熱或無汗或有汗面時青時赤夢中嚶語手足蠕動宜復脈湯

去參桂薑棗加丹參丹皮犀角補心之體以配心之用大便結者加元參溘者加牡蠣而汗多神不甯有恐
懼之象者加龍骨整琥珀整珠砂塊取其氣而不用其質自無流弊必詢細病家確有所見者方用此例若語涉支離猜疑
不定者靜心再診必得確情而後用藥○愚兒三歲六月初九日辰時倚門落空少時發熱隨熱隨瘧昏不
知人手足如水無脈至戌時而瘧止身熱神昏無汗次日早余方與復脈湯去參桂薑棗每日一帖服三四
杯不飲不食至十四日巳時得戰汗而愈若當瘧厥神昏之際妄動亂治豈有生理乎蓋瘧厥則陰陽逆亂
少不合拍則不可救病家情急因亂投藥餌胡針亂灸而死者不可勝紀病家中無主宰醫者又無主宰兒
命其何堪哉如包絡熱重唇舌燥目白睛有赤縷者牛黃清心丸本論牛黃安宮丸紫雪丹輩亦可酌而用
之○汪按世妄傳驚風之證惟此一證可副其名其因風因熱等項之驚神氣昏憤往往對面擊鼓放銃全
然不知客忤之證則神驚膽怯畏見異言異服極易分別也又按此證心氣素虛者復脈中須仍用人參
本臟自病瘧此證則
癉病也○按此證由于平日兒之父母恐兒之受寒覆被過多著衣過厚或冬日房屋熱炕過
暖以致小兒每日出汗汗多亡血亦如產婦亡血致瘧一理肝主血肝以血為自養血足則柔血虛則強故
曰本臟自病然此一瘧也又實為六淫致瘧之根蓋汗多亡血者本臟自病汗多亡血衛外之陽則易感六淫
之邪也全賴明醫參透此理於平日預先告諭小兒之父母勿令過暖汗多亡血暗中少却無窮之病矣所
謂治未病也治本臟自病法一以育陰柔肝為主即同產後血亡致瘧一例所謂血足風自滅也六味丸復
脈湯三甲復脈三方大小定風珠二方專翕膏皆可選用專翕膏為瘧止後每日服四五錢分二次為填陰
善後計也六淫悞汗致瘧者亦同此例救風溫溫熱悞汗者先與存陰不比傷寒悞汗者急與護陽也蓋寒
病不足在陽溫病不足在陰也○徵按瘧證有五乃督脈病也秦越人難經督脈為病脊強而厥張仲景金
匱脊強者五瘧之總名其證卒口噤背反而瘧瘧此段重重細說可以補張仲景之未備

小兒易瘧總論

按小兒易瘦之故。一由于肌膚薄弱臟腑嫩小。傳變最速。一由近世不明六氣感人之理。一見外感無論何邪。即與發表既瘦之後。重用苦寒。雖在壯男壯女。二三十歲。誤汗致瘦而死者。何可勝數。小兒薄弱。則更多矣。余于醫學不敢自信。然留心此證幾三十年。自覺洞徹此理。嘗謂六氣明而瘦必少。敢以質救世之術也。

瘧病瘵病總論

素問謂太陽所至為瘵。少陽所至為瘵。蓋瘵者水也。瘵者火也。又有寒瘵熱瘵之論最詳。後人不分瘵瘵。為三病。統言曰驚風痰熱。曰角弓反張。曰搐搦。曰抽掣。曰癩瘵。厥方中行作瘵書。其或問中所論。亦混瘵而為瘵。籠統議論。葉案中治癩瘵厥最詳。而統稱瘵厥無瘵之名目。亦混瘵為瘵者之他書。更無分別前瘵病論因之從。時人所易知也。謹按瘵者強直之謂。後人所謂角弓反張。古人所謂瘵也。瘵者蠕動引縮之謂。後人所謂抽掣搐搦。古人所謂瘵也。抽掣搐搦不止者瘵也。時作時止。止後或數日。或數月復發。發亦不待治而自止者瘵也。四肢冷如冰者瘵也。四肢熱如火者瘵也。有時而熱如冰。有時而熱如水者。亦瘵也。大抵瘵瘵癩厥四門。當以寒熱虛實辨之。自無差錯。仲景剛瘵柔瘵之論。為傷寒而設。未嘗議及瘵病。故總在寒水一門。兼風則有有汗之柔瘵。蓋寒而實者也。除寒瘵外。皆瘵病之實而熱者也。濕門則有寒瘵。有熱瘵。有實瘵。有虛瘵。病久耗其液。則成虛熱之瘵矣。前列小兒本臟自病一條。則虛熱也。產後驚風之瘵。有寒瘵。仲景所謂是也。有熱瘵。本論所補是也。總之瘵病宜用剛而溫。瘵病宜用柔而涼。又有瘵而兼瘵。瘵而兼瘵。所謂水極而似火。火種而似水也。至於瘵證亦有虛有實。有留邪在絡之客邪。有五志過極之臟。氣葉案中辨之最詳。分別治之可也。瘵因前輩混與與瘵為一證。故分晰而詳論之。以備采薪。○徵按此亦數千餘年之疑案。莫能剖而析之。女媧鍊石補天。予獨不以其言為河漢。

六氣當汗不當汗論

六氣六門。止有寒水一門。斷不可不發汗者。傷寒脈緊無汗。用麻黃湯正條。風寒挾痰。飲用大小青龍一條。

厥原有陰
厥陽厥之分

飲者寒水也。水氣無寒用麻黃甘草附子麻黃等。湯水者寒水也有汗者即無護陽。濕門亦有發汗之條。兼寒者也。其不兼寒而汗自出者則多護陽之方。其他風寒禁汗暑門禁汗亡血禁汗瘡家禁寒禁汗之條頗多前已言之矣。蓋傷于寒者必入太陽寒水與寒水一家同類相從也。其不可不發者何。太陽本寒標熱寒邪內合寒水之氣止有寒之本而無標熱之陽不成其為太陽矣。水來克火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急用辛溫發汗提陽外出故提陽者烏得不用辛溫哉。若溫暑傷于太陰火克金也。太陰本燥標濕若再用辛溫外助溫暑之火內助臟氣之燥兩燥相合而土之氣化無從不成其為太陰矣。津液消亡不瘥何待。故初用辛涼以救本臟之燥而外退溫暑之熱。繼用甘潤內救本臟之濕外敵溫暑之火而臟象化氣本來面目可不失矣。此溫暑之斷不可發汗即不發汗之辛甘亦在所當禁也。且傷寒門中兼風而自汗者即禁汗所謂有汗不得用麻黃無奈近世以羌活代麻黃不知羌活之更烈於麻黃也。蓋麻黃之發汗中空而通色青而疏泄生於內地去節方發汗不去節尚能通能留其氣味亦薄若羌活乃羌地所之獨活氣味雄烈不可當試以麻黃一兩煮於一室之內兩三人坐於其側無所苦也。以羌活一兩煮於一室內兩三人坐於其側則其氣味之發泄弱者即不能受矣。溫暑門之用羌防柴葛產後亡血家之用當歸川芎澤蘭炮薑同一殺利劍有心者共善之。徵按麻黃輕虛形如肺管宣陽救肺遇壅塞之證有用至一二兩方效者羌活中實形如骨節故能竄走週身追風至骨其去麻黃遠矣。

疳疾論

疳者乾也。人所共知不知乾生於濕濕生於土虛土虛生於飲食不節。飲食不節生於兒之父母之愛其子。惟恐其兒之飢渴也。蓋小兒之臟腑薄弱能化一合者與一合有半即不能化而脾氣鬱矣。再小兒初能飲食見食即愛不擇精粗不知滿足及脾氣已鬱而不舒有拘急之象兒之父母猶認為飢渴而強與之日復一日脾因鬱而水穀之氣不化水穀之氣不化而脾愈鬱不為胃行津液濕斯停矣。土惡濕濕停而脾胃俱

昔能燥淫
平本燥氣
之化
青州全蝎
其功尤勝

病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中焦不受水穀之氣無以生血而血乾矣再水穀之精氣內入五臟為五臟之汁水穀之悍氣循太陽外出捍衛外侮之邪而為衛氣中焦受傷無以散精氣則五臟之汁亦乾無以行悍氣而衛氣亦饒衛氣饒故多汗汗多而榮血愈虛血虛故肢體日瘦中焦濕聚不化而腹滿腹日滿而肢愈瘦故曰乾生於濕也醫者誠能識得乾生於濕濕生於土虛且枝土之不暇猶敢恣用苦寒峻傷其胃氣重泄其脾氣哉治法允推東垣錢氏陳氏薛氏葉氏誠氏仲景之心法者也疏補中焦第一妙法升降胃氣第二妙法升陷下之脾陽第三妙法甘淡養胃第四妙法調和榮衛第五妙法食後擊鼓以鼓動脾陽第六妙法即古者以樂備食之義難經謂傷其脾胃者調其飲食第七妙法如果生有疳蟲再少用苦寒酸辛如蘆薈胡黃連烏梅史君川椒之類此八妙法若見疳即與苦寒殺蟲使誤矣考潔古東垣每用九藥緩運脾陽緩宣肺氣蓋有取乎渣質有形與湯藥異此亦第九妙法也近日都下相傳一方以全蝎三錢烘乾為末每用精牛肉四兩作肉團數枚加蝎末少許蒸熟令兒逐日食之以全蝎末完為度治疳疾有殊功愚思蝎色青屬木肝經之蟲善竄而疏土其性陰兼通陰絡疏脾鬱之久病在絡者最良然其性燥悍有毒牛肉甘溫得坤土之精最善補土稟牝馬之貞其性健順既能補脾之體又能運脾之用牛肉得全蝎而愈健全蝎得牛肉而不悍一通一補相需成功亦可備用一味金雞散亦妙用內雞金不經水洗者不拘多少能殺蟲磨積即即雞之脾能腹脾之本性小兒疳疾有愛食生米黃土黃灰紙布之類者皆因小兒無知初飲食時不拘何物即食之脾不能運久而生蟲愈愛食之矣全在提攜之者有以謹之於先若既病治法亦惟有暫時脾陽有蟲者兼與殺蟲斷勿令再食以新推陳換其臟腑之性復其本來之真方妙微按奇偶偏方每多奏效其力專也猶憶幼務舉業時業師華陰孝廉李公世精於醫有以患疳證之小兒來求治者出一方則惟大棗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實以生軍外裏以麵煨透熟搗為丸如小棗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一通亦一補法也

痘證總論

卓識確論
千古不磨

素問曰治病必求其本。蓋不知其本。舉手便誤。後雖有錦綉心思。皆鞭長莫及矣。治痘明家。古來不下數十。可稱盡善。不比溫病。毫無把握。尚俟愚陋之鄙論也。但古人治法良多。而議病究未透。過來路皆由不明六氣為病。與溫病之源。故論痘發之源者。祇及其半。謂痘證為先天胎毒。由肝腎而脾胃。而心。肺是矣。總未議及發於子午卯酉之年。而他年罕發者。可故。蓋子午者君火。司天。卯酉者君火在泉。人身之司君火者。少陰也。少陰有兩臟。心與腎也。先天之毒。藏于腎臟。腎者坎也。有二陰以戀一陽。又以太陽寒水為腑。故不發也。必待君火之年。與人身君火之氣相搏。激而後發也。故北口外寒水凝結之所。永不發痘。蓋人生之胎毒。如火藥。嵐氣之君火。如火線。非此引之不發。以是知痘證與溫病之發。同一類也。試觀六元正紀所載。溫厲大行。民病溫厲之處。皆君相兩火加臨之候。未有寒水濕土加臨而病溫者。亦可知愚之非臆說矣。

痘證禁表藥論

表藥者為寒水之氣鬱於人之皮膚經絡。與人身寒水之氣相結。不能自出而設者也。痘證由君火溫氣而發。要表藥何用。以寒水應用之藥。而用之君火之證。是猶緣木而求魚也。緣木求魚。無後災。以表藥治痘。瘡後必有大災。蓋豈以筋骨為本根。以肌骨為戰場。以皮膚結痂為成功之地。用表藥虛表。先壞其立功之地。故八九朝灰白塌陷。咬牙寒戰。倒靨黑陷之證。峰起矣。古方精妙。不可勝數。惟表藥之方。吾不敢信。今人且恣用羌防柴葛升麻紫蘇矣。更有愚之愚者。用表藥以發悶證是也。痘發內由肝腎。外由血絡。悶證有紫白之分。紫悶者梟毒把持太過。法宜清涼敗毒。古用棗變百祥丸。從肝腎之陰內透。用紫雪芳涼。從心包之陽外透。白悶則本身虛寒。氣血不支之證。峻用溫補氣血。托之外出。按理立力。以盡人功。病在裏而責之表。不亦愚哉。

痘證初起用藥論

痘證初起用藥甚難者何預護之為難也。蓋痘之於肥穰漿結痂。總從見點之初立根基。非深思遠慮者不能也。且其形勢未嘗顯張。大約辛涼解肌。芳香透絡。化濁解毒者。十之七八。本身氣血虛寒。用溫煦保元者。十之二三。尤必審定兒之壯弱。肥瘦。黑白。青黃。所偏者何在。所不足者何在。審視體質。明白。再看已未見點。所出何苗。參之春夏。秋冬。天氣寒熱。燥濕。所病何時。而後定方。務于十七日前。先清其感之外邪。七日後。只有胎毒。便不夾雜矣。微按治痘之法。全是活潑潑地。不可執一。諺云。走馬看傷寒。回頭看痘疹。言其轉關最速也。

治痘明家論

治痘之明家甚多。皆不可偏廢者也。若專主於寒熱溫涼一家之論。希圖省事。禍斯亟矣。痘科首推錢仲陽。陳文中。二家。錢主寒涼。陳主溫熱。在二家不無偏勝。在後學實不可偏廢。蓋二家猶水火也。似乎極不同。性宗此則害彼。宗彼則害此。然萬物莫不成於水火。使天時有暑而無寒。萬物焦矣。有寒而無暑。萬物冰矣。一陰一陽。謂之道。二家之學。似乎相背。其實相需。實為萬世治痘立宗旨。宗之若何。大約七日以前。外感用事。痘發由溫氣之行。用錢之涼者。十之八九。用陳之溫者。二七日以後。本身氣血用事。純賴臟真之火。練毒成漿。此火不必外鼓。必致內陷。用陳之溫者多。而用錢之涼者少也。若始終燻熱者。始終用錢。始終虛寒者。則始終用陳。痘科無一定之證。故無一定之方也。丹溪立解毒和中安表之說。亦最為扼要。痘本有毒可解。但須解之於七日之前。有毒鬱而不放。肥不上漿者。烏得不解毒哉。如天之亢陽不雨。萬物不生矣。痘證必須和中。蓋脾胃最為吃緊。前所謂以中焦作戰場也。安表之論。更為妙諦。表不安。雖至將成。猶敗也。前所謂以皮膚結痂為成功之地。而可不安之也。哉。安之。不暇。而可混發以傷之也。哉。至其宗錢而非陳。則其偏也。萬以脾胃為主。魏氏以保元為主。亦確有見識。雖皆從二家脫化。而稍偏於陳。曹建中救偏瑣言。蓋救世人不明痘之全體大用。偏用陳文中之辛熱者也。書名救偏。其意可知。若專主其法。志以大黃石膏從事。則救偏而反。

和安二字
極有酌
如此立法
是古人皆
為我師古

師皆為我
用矣所謂
學無常師
王善為師
也

偏矣。胡氏輒投汗下。下法猶有用處。汗法則不可者也。翁仲仁金鏡錄一書。誠為痘科寶筏。其妙處全在於看認證真確。治之自效。初學必須先熟讀其書。而後求諸家。方不誤事。後此程氏聶氏深以氣血盈虧解毒化毒分晰闡揚。錢氏陳氏底蘊。超出諸家之上。然分別太多。恐讀書者目眩。愚謂看法必宗翁氏葉氏有補翁仲仁不及之條。治法兼用錢陳。以程氏聶氏為錢陳之注。參考諸家可也。近日都下盛行正宗一書。大抵用費氏胡氏之法。而推廣之。恣用大汗大下。名歸宗湯。石膏大黃。始終重用。此在梟毒太過則可。豈可以概治天下之小兒哉。南方江西江南等省。乃全恃種痘。一遇自出之痘。全無治法。醫者無論何痘。概禁寒涼。以致有毒火者。輕者重。重者死。此皆偏之為害也。

痘瘡稀少不可恃論

相傳痘瘡稀少。不過數十粒。或百餘粒。根顆圓縱者。以為狀元痘。可不服藥。愚則以為三四日間。亦須用平涼解毒藥一帖。無庸多服。七八日間。亦宜用甘溫托漿藥一帖。多不過二帖。務令漿行滿足。所以然者何。愚嘗見稀少之痘。竟有漿行不足。結痂後患目。毒流心肝二經。或數月。或年後。煩躁而死矣。不可救藥者。汪按產者常也可不服藥。痘則痘也。當以藥調。惟藥之不當。反不知勿藥耳。所云三四日七八日者。當參之形色不可執一。

痘症限期論

痘證限期。近日時醫以為十二日結痂之後。便云收功。古傳百日內。皆痘科事也。愚有表姪女。於三四月間。出痘。漿行不足。百日內患目。目珠高出。眼外延。至次年二月方免。死時面現五色。忽而青而赤而黃而白而黑。蓋毒氣遍歷五臟。三晝夜而後氣絕。至今思之。猶覺慘甚。醫者可不慎哉。十二日結痂之限期也。况結痂之限。亦無定期。兒生三歲以後。方以十二日為准。若初週以後。只九日限耳。未周一歲之孩者。不過七日限。行漿務令滿足論。

兒愈小則
期愈促此
限不可不
知

近時人心不古。競尚粉飾。草草了事。痘頂初渾。便云漿足。病家不知。惟醫是聽。漿不足者。發痘毒猶可醫治。若發於關節隱處。亦致喪命。或成廢人。患目煩躁者。百無一生。即不死而雙目失明矣。愚經歷不少。漿色大約以黃豆色為準。痘多者。腿脚稍清。猶可。愚一生所治之痘。痘後毫無遺患。無他。謬巧行漿足也。近時之弊。大約有三。一由於七日前過用寒涼。七日後又不知補。託畏溫藥如虎。甚至一以大黃從事。此用藥之不精也。二由於不識漿色。此目力之不精也。三由存心粉飾。心地之不慈也。余存心不敢粉飾。故不忍粉飾。口過直而心過慈。以致與世不合。目擊兒之顛連疾苦。而莫能救。不亦大可哀哉。今作此論。力矯時弊。實從數十年經歷中得來。見痘後之證。百難於痘前。蓋痘前有漿可上。痘後無漿可行。痘前自內而外出。外出者順痘。從自外而內陷。內陷者逆也。毒陷於絡。猶可以法救之。毒陷於臟。而臟真傷。考古竟無良法可救。由逆痘而死者。醫可以對兒。由治法不精。而遺毒死者。其何以對小兒哉。閱是論者。其思慎之于始乎。汪案北方之一以大黃從事。猶南方之專用升發溫補也。然北方之法。在臬毒之證。有宜用者。余甥女出痘於二十日。外猶日用大黃。計前後用大黃至四五觔。石膏稱是。然後收功。每日服四兩大黃濃汁。方能進食。此亦不可不知。總之無一定之痕。故無一定之禮。前論二言盡之矣。

疹論

微按疹肺病也。凡肺病。藥都用不着。明發于皮毛。非若瘡病之發於陽明。若明六氣為病。疹不難治。但疹之限期最迫。只有三日。一以辛涼為主。如俗所用防風。廣皮。升麻。柴胡之類。皆在所禁。俗見疹必表外道也。大約先用辛涼清解。後用甘涼收功。亦疹誤用麻黃。三春柳等。辛溫傷肺。以喘咳。破者。初用辛涼。加苦梗。旋覆花。上提下降。甚則用白虎。加旋覆杏仁。繼用甘涼。加旋覆花。以救之。咳大減者。去之。凡小兒連咳數十聲。不能回轉。半日方回。如雞聲音。千金葦莖湯。合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近世則用大黃者。殺之也。蓋葶藶走肺。經氣分雖兼走大腸。然從上下降。而又有大藥以載之。緩之。使不急於趨下。大黃則純走腸胃血分。下有形之滯。並不走肺。徒傷其無過之地。故也。若因執病在臟。瀉其膈之法。則

誤矣

肌肉也但為其有出沒之勢故俗為透表並不知疼為何物耳

一兼一毫外感方用宜細審之

近世皆以為肺約耳皆不能格物之過

瀉白散不可妄用論

錢氏製瀉白散方用桑白皮地骨皮甘草粳米治肺火皮膚蒸熱日晡尤甚喘咳氣急面腫熱鬱肺逆等證
 歷來注此方者只言其功不知其弊如李時珍以為瀉肺諸方之準繩雖明知王晉三葉天士猶率意用之
 愚按此方治熱病後與小兒痘後外感已盡真氣不得歸元咳嗽上聲身虛熱者甚良若兼一毫外感即不
 可用如風寒風濕正盛之時而用桑皮地骨或于別方中加桑皮或加地骨如油入麵錮結而不可解也全
 匱金瘡門中正不留行散取用桑東南根白皮以引生氣燒灰存性以止血張仲景方後自注云小瘡即粉
 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如風寒桑根勿取之沈自南注云風寒表邪在經絡桑根下降故勿取之愚按
 桑白皮雖色白入肺然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風風通氣於肝實肝經之本藥也且桑葉橫紋最多而注絡故
 蠶食桑葉而成絲絲絡象也桑皮純絲絡成象筋亦主絡肝主筋主血絡亦主血象筋與絡者必走肝同類
 相從也肝經下絡陰器如樹根之蟠結于土中桑根最為堅結詩稱徹彼桑土易言繫於苞桑是也再按腎
 脉之真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括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肺與腎為子母金下水桑
 根之性下達而堅結由肺下走肝腎者也內傷不妨用之外感則引邪入肝腎之陰而咳嗽永不愈矣吾從妹
 八九歲時春日患傷風咳嗽醫用杏蘇散加桑白皮至今將五十歲咳嗽永無愈期年重一年試思如不可
 治之嗽當早死矣如可治之嗽何以至四十年不愈哉亦可以知其故矣愚見其兒久嗽不愈者多因桑皮
 地骨凡服過桑皮地骨而嗽之不愈者即不可治伏陷之邪無法使之吐出也至於地骨皮之不可用者春因
 仲景先師風寒禁桑皮而悟入者也蓋凡樹木之根皆生地中而獨枸杞之根名地骨者何蓋枸杞之根深
 入黃泉無所終極古又名之曰仙人枝蓋言凡人莫得而知其所終也木本之入下最深者未有如地骨者
 故獨得地骨之名凡藥有獨異之形獨異之性得獨異之名吾必有獨異之功能亦必有獨異之偏勝也

卷之二 解脫雜

受此害者頗多不獨小兒也

諺有云土地爺玩枸

杞我獨知根熟謂哩言無理哉

地有高下燥溼之不

同人有東西南北之

互異而人之身又有

肥瘦長短之不同人

之性又有緩急剛柔

之難直從格物

致知得來可括本草

一部

地骨入下最深稟少陰水陰之氣主骨蒸之勞熱力能至骨有風寒外感者而可用之哉或曰桑皮骨地良藥也子何畏之若是余曰人參甘草非良藥耶實證用人參中滿用甘草外感用桑皮地骨同一弊也

萬物各有偏論

無不偏之藥則無統治之法知方書內所云某方統治四時不正之氣甚至有兼治內傷產婦者皆不通之論也近日方書盛行者莫過汪訥菴醫方集解一書其中比類甚多以其書文理頗通世多讀之而不知其非也天下有一書而可以通治四時者乎宜春即不宜夏宜夏者更不宜秋冬余一生體認之物情只有五穀作飪可以統治四時餓病其他未之聞也在五穀尚有偏勝最中和者莫過飲食且有其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之別乎況於藥得天地五運六氣之者莫如人人之本源雖一而人之氣質其偏勝為何如者人之中最中和者莫如聖人而聖人之中且有偏于任偏于清偏于和之異千古以來不偏者數人而已常人則各有偏如靈樞所載陰陽五等可知也降人一等禽與獸也降禽獸一等乃木也降木一等草也降草一等金與石也用藥治病者用偏以矯其偏以藥之偏勝太過故有宜用有宜避者合病情者用之不合者避之而已無好尚無畏忌惟病是從醫者惟情中正和平然後可以用藥自不犯偏于寒熱溫涼一家之固執而亦無籠統治病之弊矣汪按食能養人不能醫病藥能醫病不能養人無病而服藥有病而議藥此人之大患也茯苓甘草誤用亦能殺人已豆砒礬對病即能起死舍病而論藥庸人之通病也又按今世醫者學醫惟求其穩然非通何由得便非常無所謂穩舍通而求便舍當而求穩必天人性命矣

草木各得一太極論

古來著本草者皆遂論其氣味性情未嘗總論夫形體之大綱生長化之藏之運用茲特補之蓋蘆主生幹與枝葉主長花主化子主收根主藏木也草則收藏皆在子凡幹皆升蘆勝于幹凡葉皆散花勝于葉走絡積勝于枝凡根皆降子勝于根由蘆之升而長而化而收子則復降而升而化而收矣此草木之

太極之理也

愚之學實不足以著書。是編之作。補苴罅漏而已。未附二卷。解兒難。解產難。簡之又簡。祇摘其吃緊大端。與近時流弊。約略言之耳。覽者諒之。

解兒難題詞

兒昌為乎有難。曰天時人事為之也。難於天者一。難於人者二。天之德曰生。昌為乎難兒也。曰天不能不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行之運不能不少有所偏。在天原所以相制。在兒任其氣則生不任其氣則難。雖天亦無如何。此兒之難於天者也。其難於人者奈何。曰一難於兒之父母。一難於庸陋之醫。天下之兒皆天下父母所生。天下父母有不欲其兒之生者乎。昌為難於父母耶。曰即難於父母欲其兒之生者也。父母曰人生於溫。死於寒。故父母惟恐其兒之寒。父母曰人以食為天。飢則死。故父母惟恐其兒之飢。天下之兒得全其生者此也。天下之兒或受其難者亦此也。諺有之曰。小兒無凍餓之患。有飽煖之災。此發乎情不能止乎義禮止知。以慈為慈。不知以不慈為慈。此兒之於父母者也。天下之醫操生人之病。未有不欲天下之兒之生。未有不利天下之兒之生。天下之兒之難。未有不賴天下之醫之有以生之也。然則醫也者。所以補天與父母之不逮以生者也。昌為乎天下之兒難於天下之醫也。曰天下若無醫。則天下之兒難猶少。且難於天與父母無怨也。人受生於天與父母。即難於天與父母。又何怨乎。自天下之醫愈多。斯天下之兒難愈廣也。曰醫也者。順天之時。測氣之偏。適人之情。體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數也。無所不通。而受之以謙。而後可以言醫者。尤必上與天地呼吸相通。下與小兒呼吸相遇。而守之以誠。而後可以為醫。奈何。扶生人之名為利己之術。不求感氣。不畏天和。統舉四時。率投三法。毫無知識。固于見聞。並不察色。知之謂何。聞聲之謂何。朝徹夕甚之謂何。或輕或重之謂何。甚至一方之中。外自太陽內至厥陰。既與發表。又與攻裏。且堅執小兒純陽之說。無論何氣使然。一以寒涼為準。無論何邪為病。一以攻伐為先。謬造驚風之說。或世誣民妄。為疳疾。

之九戕生伐性天下之兒之難富
有終窮乎前代醫醫歷有辨難而未成書
雖不才願解兒難

溫病條辨卷六終